

阳光 偶像 励志 经典必读书系

- 比《大长今》更经典的励志传奇
- 让马克·吐温感动落泪的温暖故事
- 陪伴你一生的成长启示

梦中小屋 的 安妮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 著 黄夏青 / 译

ANNE'S HOUSE OF DREAMS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梦中小屋 的 安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中小屋的安妮 / (加) 蒙哥马利 (Montgomery, L. M.)
著; 黄夏青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 12
(安妮系列)

ISBN 978-7-229-00295-4

I. 梦… II. ①蒙…②黄…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1238 号

梦中小屋的安妮

MENGZHONG XIAOWU DE ANNI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著 黄夏青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霍 覃

责任编辑: 陈建军 霍 覃 (特约)

责任校对: 郑小石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公司·王芳甜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总经销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8.25 字数: 175 千字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0295-4

定价: 17.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一个红头发女孩的百年传奇

1908年，加拿大风景秀丽的爱德华王子岛上，一位长着红头发、一脸雀斑、苍白瘦小、喋喋不休的小女孩从波士顿“走向”世界，很快就征服了男女老幼的心，大文豪马克·吐温称之为“继不朽的爱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与喜爱的儿童形象”。

这个女孩就是加拿大女作家 Lucy Maud Montgomery(露西·莫德·蒙哥马利)创作的小说人物——安妮·雪莉，一位孤女，一个错误，因为收养她的那对兄妹原先向孤儿院申领的是一个男孩，却错误地送来一个女孩。然而这是个美丽的错误，安妮就像五月的清风，吹进古朴的绿山墙农舍，吹进美丽的爱德华王子岛，吹进世界许多角落……以她为主角的系列小说百年来畅销不衰，被译成35种文字，销售逾5000万册。

《绿山墙的安妮》一经出版就大获成功，六个月内六次加印，千百封崇拜者的信如雪片般飞到爱德华王子岛的作者家中，他们都知道“小安妮后来怎么样了”。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安妮迷们仍然在问这个问题。因为安妮来到中国21年来，虽然其中第一部《绿山墙的安妮》在中国大陆至少有十个以上的不同版本，并且还教育部列入推荐书目，但遗憾的是，中国的安妮迷们一直看不到整个安妮系列的全貌。今天，重庆出版社终于为望穿秋水的安妮迷们解了遗珠之恨。我们要特别感谢同样热爱安妮的编辑刘英俊女士，以及以专业与热忱积极促成此书出

版的编辑霍覃先生,因为我们虽是译者,归根结底也是安妮的读者。

童话故事结局大都是“从此以后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安妮系列后四部的故事,却正要告诉你,他们如何幸福地生活。《梦中小屋的安妮》,安妮与吉尔伯特结婚,离开了绿山墙,婚后定居四风港,虽然她曾期待一座西班牙城堡,但却安心于一间海边小屋,因为只要里面住的是自己的王子,小屋又何妨呢?《壁炉山庄的安妮》,安妮拥有了一间更大的屋子,一个更大的家庭,她养育了六个孩子,当然,安妮总是与双胞胎特别有缘。《彩虹幽谷》,安妮的孩子们有了嬉戏的乐园,新的牧师一家也为未曾平静过的四风港掀起更多波澜。《壁炉山庄的丽拉》,美丽的海岛并非世外桃源,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属于英联邦的加拿大卷入战火,坚强的安妮送儿子们奔赴战场,她的儿女们在经历了离别与死亡后,也收获了爱情与希望。

也许,在这些故事里,安妮常常不是第一主角,很多时候她甚至退隐幕后。但是读者们大可不必感到失望,因为在作者的笔下,诗情画意的大自然、五味杂陈的乡村生活、天真无邪的童心,从来也不曾褪色。尤其让人感叹的是其中各色人物那峰回路转的命运,正如安妮曾经说过的:“我不知道拐个弯之后会有什么,但是我相信那里一定有最好的景致。”

黄夏青 王琢

2008年11月18日

目录

CONTENTS

前言 一个红头发女孩的百年传奇

第1章 在绿山墙的阁楼中 \001

第2章 梦中小屋 \007

第3章 梦想成真的土地 \013

第4章 绿山墙的第一位新娘 \021

第5章 家的来临 \025

第6章 吉姆船长 \029

第7章 教师的新娘 \035

第8章 科涅利亚·布莱恩小姐前来拜访 \045

第9章 四风港的夜 \057

第10章 莱丝莉·摩尔 \068

第11章 莱丝莉·摩尔的故事 \076

第12章 莱丝莉前来拜访 \086

第13章 一个属于幽灵的晚上 \089

第14章 十一月天 \094

第15章 四风港的圣诞节 \098

第16章 灯塔迎新 \106

第17章 四风港的冬天 \112

第18章 春回大地 \118

第19章 破晓和薄暮 \126

第20章 消失的玛格丽特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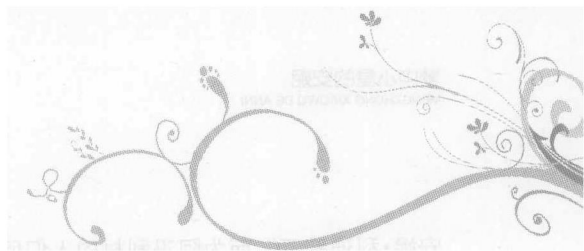




CONTENTS

- 第21章 隔阂消除 \135
- 第22章 科涅利亚小姐的安排 \143
- 第23章 欧文·福特到来 \148
- 第24章 吉姆船长的“人生录” \153
- 第25章 书的写作 \160
- 第26章 欧文·福特的告白 \164
- 第27章 在沙洲上 \169
- 第28章 零星琐事 \175
- 第29章 吉尔伯特和安妮起了争执 \182
- 第30章 莱丝莉的抉择 \189

- 第31章 真相大白 \195
- 第32章 来龙去脉 \200
- 第33章 莱丝莉回家 \204
- 第34章 梦中小船驶入港湾 \209
- 第35章 四风港的政治风云 \215
- 第36章 华冠代替灰尘 \222
- 第37章 科涅利亚小姐的惊人消息 \230
- 第38章 红色的玫瑰 \235
- 第39章 吉姆船长起航 \241
- 第40章 告别梦中小屋 \245



第1章 在绿山墙的阁楼中

“谢天谢地，我跟几何学再也没有关系了，不管是学或是教。”安妮·雪莉略带报复地说着，猛地把那册稍微显得破旧的《欧几里得》扔进大书箱里，“砰”的一声关上盖子，一屁股坐了上去，然后用她那双清晨天空般灰色的眼睛，看着坐在绿山墙阁楼一角的黛安娜·赖特。

正像所有的阁楼一样，绿山墙的阁楼是一处阴凉的、激发想象而且令人愉快的地方。安妮坐在窗台上，透过敞开的窗户，吹着来自八月午后那懒洋洋的带着香甜味道的暖风。外面，白杨树的树枝在风中摇曳，沙沙作响。白杨后面的森林里，“情人的小径”舒展着它被施了魔法的小路，老苹果园仍然慷慨地结着它玫瑰色的果实。在更远处，是南方蓝色的天空和雪白的云朵映衬下的高山。透过另一扇窗户，可以瞥见远处美丽的圣劳伦斯海湾，白色的浮沫像是蓝色海洋的项链。阿贝格卫特——这个小岛原先娇嫩、芳香的印第安名字如今早已被一个更为平淡无奇的名字——爱德华王子岛所代替。

黛安娜·赖特，距我们上次见到她的时候已经过去三年了，现在她看上去已经稍微有点沉稳的主妇模样了。不过她那黑色闪亮的眼睛、玫瑰色的双颊和迷人的酒窝，还是和许多年以前——当她和安妮·雪莉在斜坡果园里发誓友谊永恒不渝的时候一样。在她的臂弯里熟睡着一个有一头黑色鬈发的小人儿，在过去快乐的两年里，这个小人儿已经作为“小

安妮·科迪莉亚”而为阿冯利村的人们所熟知。人们当然知道黛安娜为什么给她起名安妮,但是科迪莉亚让阿冯利的人们着实困惑了,无论是赖特家还是巴里家都从来没有与科迪莉亚有关联的人物。哈蒙·安德鲁斯太太说,她猜想黛安娜肯定是在一些无聊的小说里找到这个名字的,她真怀疑弗雷德怎么会允许她这么做。但是黛安娜和安妮彼此偷笑,她们清楚地知道小安妮·科迪莉亚这个名字是从何处得来的。

“你从小就讨厌几何学,”想起往事黛安娜不禁笑了,“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认为你喜欢教书。”

“哦,我的确喜欢教书,除了几何学。过去三年在夏缘镇的经历真是非常愉快。哈蒙·安德鲁斯太太告诉我家庭生活不会像我所期望的那样比教书好多少。很明显,哈蒙·安德鲁斯太太与哈姆雷特的观点相同:与其奔向未知的事物,不如忍受眼前的疾苦。”

安妮的笑声回响在阁楼,还像往昔一样愉快而令人无法抗拒,并且更加甜美和成熟。正在下面厨房里搅拌李子酱的玛丽拉,听到这笑声不由得露出了微笑,然后叹息着想到今后绿山墙农舍里这个可爱的笑声会越来越难以听到了。虽然还没有什么事情能比知道安妮要和吉尔伯特结婚这个消息更让玛丽拉高兴的了,但是快乐必定伴有小小忧伤的影子。过去三年在夏缘镇教书的时候,安妮还可以时常回家度过假期和周末。但是以后,只能期待她一年两次的拜访了。

“你没必要为安德鲁斯太太的话烦恼。”黛安娜以她四年的主妇经验平静地保证,“当然啦,婚姻生活有它的起起落落,你不可能期望每件事情都妥妥帖帖。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安妮,只要你是和正确的男人结婚,就会有幸福的生活。”

安妮忍住笑,黛安娜那经验丰富的样子总是让她觉得有点忍俊

不禁。

“我敢说当我结婚四年的时候我也会摆出这副样子，”她想，“不过我的幽默感应该可以使我免受影响。”

“你们将来住的地方定下来了吗？”黛安娜问，她抱着小安妮·科迪莉亚的手势是安妮无法仿效的。那母性的光辉总是让安妮的心头引起一阵颤抖，充满了甜蜜、无法形容的梦想和希望，一半纯粹的快乐，一半奇怪又轻微的痛苦。

“是的。那正是我今天打电话叫你来的目的。顺便提一下，我还是不能相信阿冯利现在真的有了电话。对于这个亲爱的、悠闲的老地方，电话实在是太摩登了。”

“我们得为此感谢 A.V.I.S.(阿冯利村促进协会)，”黛安娜说，“要不是他们不怕麻烦地把这事进行下去我们也无法通电话。虽然被泼的冷水足以使任何团体气馁，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去。安妮，你那时候发起这个协会是为阿冯利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啊。我们在协会里获得了多少乐趣啊！你还记得蓝色的会堂和贾德森·帕克想要在他的篱笆墙上漆上药丸药膏广告的事吗？”

“在电话这件事上，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全心全意地感激阿村促协。”安妮说，“哦，我知道那是挺方便的——比我们过去用蜡烛的闪光作为信号是先进多了！而且，正如林德太太说的‘阿冯利一定要跟上形势赶上队伍，就是那样’。但是不知何故我好像并不希望阿冯利村被哈里森先生诙谐地称为‘现代化的麻烦’的东西所破坏，我宁愿它一直保持过去的样子。这是愚蠢、多愁善感的想法，当然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必须马上变得明智和现实一些。而电话，如同哈里森先生认为的，是‘好事物的克星’——即使你确实知道或许有半打感兴趣的人正在线上偷听。”

“那是它最不好的一个方面。”黛安娜叹息道，“每当你打电话给别人，总是听到电话听筒拿下来的声音实在是令人懊恼。他们说哈蒙·安德鲁斯太太一定要他们家的电话装在厨房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电话响起她都可以边听电话边看着炉灶。今天当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明显听到派伊家的那一个奇怪的时钟的敲打声，因此不用想也知道是乔西或格蒂正在偷听。”

“哦，所以你才问我说绿山墙是否买了一个新的时钟。我还不明白你指的什么呢。当你一讲完我听到了一声可疑的咔嚓声，我猜它是派伊家电话听筒被挂断的声音。算了，不要管派伊了，正如林德太太说的：‘派伊就是派伊，并且直到世界末日还是派伊，阿门。’我想谈点愉快的事情，那就是我的新家将会在哪儿已经定下来了。”

“哦，安妮，在哪儿？我希望它就在附近。”

“不——，那正是不好的一点。吉尔伯特将要在四风港安顿——离这里六十英里。”

“六十！感觉好像是六百。”黛安娜哀叹道，“现在我都无法离开家到比夏洛特敦更远的地方去。”

“你一定要到四风港去。那是爱德华王子岛上最美丽的港口。在它的一头有一个被称为圣玛丽格伦的小村庄，大卫·布莱思医生已经在那里行医近五十年了。你知道的，他是吉尔伯特的叔公。他就要退休了，吉尔伯特将接替他。但是，布莱思医生要保留他的房子，因此，我们必须另找住所。事实上，我还不知道我们的新住所会是什么，或它会在哪里，但是我有一间想象的梦中小屋——一座极小又令人愉快的西班牙城堡。”

“那你们蜜月旅行打算去哪儿？”黛安娜问。

“哪儿也不去。亲爱的黛安娜，不要这么震惊，你看起来就像哈蒙·安

德鲁斯太太。她无疑将会宽宏大量地说‘负担不起婚礼花销的人还是节省些更现实’，然后她将提醒我简的蜜月旅行是去欧洲的。我就打算在四风港我亲爱的梦中小屋里度过我的蜜月。”

“你真的决定不要任何伴娘吗？”

“事实是，我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做伴娘了。你、菲尔、普里西拉和简全都在我之前结婚，而斯特拉又在温哥华教书。我已经没有其他‘灵魂的知音’了，而且我也不会要一个不是‘灵魂的知音’的人来当伴娘。”

“但是你肯定会有面纱的，是不是？”黛安娜担心地问。

“是的。如果没有面纱我会感觉不像一位新娘。我还记得当年马修把我带来绿山墙的那个晚上，我曾经告诉马修，我从不期望当新娘，因为我想没人会想要与我这样一个孤儿结婚——除非是外国传教士。我那时候认为，外国传教士如果想要找个女孩和他一起冒着在食人族传教的危险时，他应该不会在乎她的容貌。黛安娜，你真应该见见跟普里西拉结婚的那个外国传教士，他正是我们曾经梦想要嫁的那种英俊得不可思议的白马王子，而且他是我见过的衣着最好的男人，他还娶了普里西拉这样纤细的金发美人。不过当然日本没有食人族。”

“无论如何，你的结婚礼服美得像个梦。”黛安娜兴高采烈地叹了口气，“你穿起来就像一位完美的皇后——你是这样的高挑苗条。安妮，你是怎么保持身材的？我比过去更胖了——很快我就要没有腰了。”

“胖和瘦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安妮说，“无论如何，哈蒙·安德鲁斯太太不能像说我那样说你，当我从夏缘镇回家的时候，她跟我说：‘很好，安妮，你还是和过去一样皮包骨似的。’‘苗条’这个词听起来相当浪漫，但是‘皮包骨’听起来就太不是滋味了。”

“哈蒙·安德鲁斯太太已经评论过你的嫁妆了。她承认它们不比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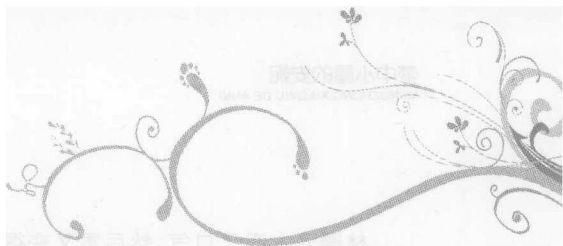
的差，虽然简嫁给一个百万富翁而你嫁的却只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年轻医生。”

安妮笑了。

“我的礼服的确很美。我爱漂亮的事物。我记得我的第一件漂亮裙子是一件褐色的薄绸裙，那是马修为学校的音乐会特地送给我的。在那之前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丑陋不堪的。对我来说，从那晚开始我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正是那个夜晚，吉尔伯特在台上朗诵《莱茵河上的狂欢》，当他念到‘还有另一位——虽然不是姐妹’时，一直看着你。而且当他把你发际掉落的粉色薄纱玫瑰捡起放入他胸前的口袋时，你是那样狂怒不已！你那时候一定想不到日后竟会与他结婚。”

“哦，那正是宿命的另一个例证。”安妮笑着走下楼梯。



第2章 梦中小屋

在绿山墙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着兴奋的气氛。甚至连玛丽拉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以致于她时常一不小心就流露出来——这实在是不寻常的。

“在这栋房子里还从来不曾举行过婚礼。”她对雷切尔·林德太太解释说，“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曾听到一个老牧师说，一栋房子只有经历过出生、婚礼和死亡的时候，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家。我们这里已经有过死亡了——我的父母还有马修都是在这里去世的。而且我们这里甚至还有过一次出生。很久以前，在我们刚搬进这栋房子不久，我家曾雇了一个短工，是个已婚的男人，他的妻子在这里生了一个小孩。但是这里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婚礼。一想到安妮就要结婚，就让人感觉实在是太奇怪了。在某种程度上，她对我来说似乎还是十四年前被马修带回家来的那个小女孩，我很难接受她已经长大了的事实。我永远也忘不了当年我看见马修领进来一个女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常常想，如果当初没弄错，我们像预计那样领养了个男孩会怎么样，我对他的命运感到好奇。”

“嗯，那是一个幸运的错误，”林德太太说，“虽然我还是要提醒你，有段时间我可没有这么认为——那天晚上我来看安妮，而她竟冲我大发脾气。不过从那之后，许多事情都改变了。”

林德太太叹了口气，然后重又变得高兴起来。既然婚礼已经摆上日程，林德太太也已经准备好将过去彻底埋葬了。

“我要给安妮两条编织被子，”她再次说，“一条烟草花纹的和一条苹果叶花纹的。她告诉我它们现在又开始流行了。唉，管它流行不流行的，我不相信有什么能比在一间空荡荡的房间的床上铺着漂亮的苹果叶被子更好看的了。我必须将它们漂洗一下，托马斯死后我把它们都打包放了起来，现在它们的颜色肯定已经变得可怕了。但是婚礼还有一个月，我相信漂白粉和露珠将会创造奇迹。”

只有一个月了！玛丽拉叹了口气，然后骄傲地说：“我打算给安妮半打阁楼中的编织毯子。我从来没想过她会想要它们——它们样式这么旧，而且现在似乎人们都喜欢钩针织的垫子。但是她说她宁可要它们而不是别的什么铺在她的地板上。它们的确很漂亮，我是用最好看的碎布做的，而且还编了花纹。冬天用它们很合适。而且我还会为她的壁橱准备足够吃一年的蓝李子酱。说起来也奇怪，那些蓝李子树已经有三年没开花了，我都已经打算把它们砍掉了，而今年春天它们又开满了白花，我还从来没在绿山墙见过这样的李子树。”

“嗯，谢天谢地，安妮和吉尔伯特真的要结婚了。这正是我一直祈祷的。”雷切尔太太用一种某人确信她的祈祷已经起了极大作用的安心的口吻说道，“当知道她并不真的打算嫁给那个金斯波特男人的时候，真是让人大大地宽心。的确，他是有钱，而吉尔伯特很穷——至少，开始是这样的，不过他可是岛上的男孩。”

“他是吉尔伯特·布莱思。”玛丽拉满足地说。在玛丽拉心灵深处，有个想法她一直也没说出口，也许她会把这个想法带入坟墓，从吉尔伯特孩提时候起，每当她看见他，就会不自觉地想，要不是很久很久以前自己

的任性骄傲,他可能是她的儿子。玛丽拉隐约地觉得,吉尔伯特和安妮结婚也许正在纠正那个过去的错误。善已经远离旧日悲伤的恶。

至于安妮自己,她是如此快乐以致于觉得害怕。古老的迷信认为,上天不喜欢看到凡人太快乐。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有些凡人的确如此。在一个紫罗兰色的薄暮时分,有几个那样的人突然来拜访安妮,并且打算要让安妮心满意足的幻想破灭。如果她认为她得到了年轻的布莱思医生的珍爱,或者如果她以为他仍然同他少不更事的时候一样迷恋她的话,她们当然有责任要让她清醒。但是这几位可贵的妇女并不是安妮的敌人,相反她们都真的很喜欢她,而且随时准备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不让别人伤害她。人性并不总是一致的。

英格里斯太太(引述《每日事业报》的话来说——在娘家叫简·安德鲁斯)跟她的母亲以及加斯伯·贝尔太太一起来访。在简身上,人类的善良天性并没有因多年婚姻生活的摩擦而有所凝结。尽管从实际角度看——就像雷切尔·林德太太说的——她嫁了个百万富翁,幸福婚姻不过如此。但是财富没有破坏她,她仍然是过去四人组里那个平静、亲切、面颊粉红的简。她由衷地为旧日密友的幸福感到高兴,并且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安妮嫁妆的所有细节,就好像它们可以匹敌她自己的珠光宝气。简不是才华横溢的,或许还从不曾听她说过什么有价值的评论,但是她从不说会伤别人感情的话——这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才能,但绝对是稀罕和可贵的品质。

“这么说吉尔伯特毕竟还是没跟你毁约。”哈蒙·安德鲁斯太太故意大惊小怪地说,“嗯,布莱思家的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总是信守承诺的。让我想想,安妮,你有二十五了吧,是不是?当我还是女孩的时候,二十五岁就是人生的第一个关口了。不过你看起来还相当年轻,红头发的人

总是不显老。”

“红头发现在非常时髦。”安妮勉强地笑了笑，但是口气冷淡了许多。生活里培养的幽默感帮她克服了许多困难，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能使她的心理坚强到足以应付别人对她头发的指责。

“那倒是，那倒是。”哈蒙太太承认，“谁也不可能知道又会流行什么古怪的东西了。好了，安妮，你的嫁妆都非常漂亮，并且和你的地位非常相称，对不对，简？我希望你将会非常快乐，我衷心地祝福你。订婚太久了可能会夜长梦多，但是，当然，你的情况不同。”

“吉尔伯特作为一位医生来讲看起来太年轻了，我担心别人会对他没信心。”加斯伯·贝尔太太忧心忡忡地说，然后紧紧地闭上了她的嘴，好像她的良心驱使她有责任要说这些话。她属于那类总是戴着一顶缀着黑色羽毛的帽子，并且将头发散乱地绾在脖子处的人。

安妮从她漂亮的嫁妆上得到的表面的快乐被暂时蒙上了阴影，但是深层的快乐却不会就这样被扰乱。稍后吉尔伯特的到来，彻底驱散了安德鲁斯和贝尔太太带来的小小不快。他们沿着白桦溪谷一路漫游，安妮刚来绿山墙的时候，这些白桦还是小树苗，但是现在已经长成星光仙女宫中高大的象牙柱了。在它们的荫翳里，安妮和吉尔伯特这对幸福的情侣谈论着他们的新家和即将携手展开的新生活。

“我已经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家，安妮。”

“哦，在哪儿？希望不会正好在村子里，我不怎么喜欢住村里。”

“不是的，村子里没有房子可租了。这是一栋位于港湾的白色小房子，恰好位于圣玛丽格伦村和四风岬的中间。路有点远，但是等我们安了电话就没什么关系了。房子周围的景色很美，可以看见日落，而且前面就是蓝色的港湾，海滩就在不远处——海风吹拂着沙丘，海浪拍打着